

罗马尼亚戏剧选

下



当代外国文学

罗马尼亚戏剧选

下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三幕话剧
源 流

马·索列斯库著
佳 丛译

马·索列斯库是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生于多尔日县布尔则什蒂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五五年考入雅西大学语言文学系，一九六〇年毕业后，他曾先后在文学刊物《金星》和《动画片》任编辑。

索列斯库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他先后出版了《堂吉诃德的青春》、《云》、《钟表之死》和《势力范围论》等九部诗集。从一九六四年起，索列斯库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发表了剧本《约娜》、《教堂守护人》和《源流》，他把这三个剧本称为三部曲，取名《盐山渴》。

《源流》取材于罗马尼亚一九七〇年发生的特大水灾。当时作者曾亲临重灾区了解灾情，在多瑙河畔的布勒伊拉市附近，他曾目睹一座村庄完全被洪水吞没的情景。《源流》就是一出反映当地人民同洪水顽强搏斗的戏。该剧除了赢得罗马尼亚观众的赞誉外，在瑞士和波兰等国上演时，也博得了国外观众的好评。

人 物

伊琳娜

老头

莱列娅·安妮卡

加加·袁娜

蒂杜·波安特

希尔薇卡

第一个稻草人①

第二个稻草人

① 农村搞迷信活动时的化装祭灵人。

第一幕

第一场

第一景

〔狂风暴雨。昏暗中，两个朦胧的影子在嘟囔着什么。
单调的咒语伴着哗哗的雨声，象咒语本身一样的可咒。

莱列娅·安妮卡和加加·袁娜 雨停了，雨停了，雨停了。
莱列娅·安妮卡（对着一尊泥人念咒，泥人的脖子上系着
一根打了许多结的麻绳^①）

寄语苍天，
苍天有眼，
趁天不黑，
快快晴天！
苍天在上，
在上苍天，

① 一种迷信，用两个泥人分别代表太阳爹爹和雨水娘娘，用来求雨或求晴。这里系求晴，念一次咒，用麻绳在泥人脖子上打一个结，最后把泥人埋掉。

苍天啊，苍天！
苍天啊，苍天……

加加·袁娜（对着另一尊泥像念咒，在一根麻绳上打着结，绕在泥人脖子上）

麻线团，
理还乱，
绕呀绕不完。

（用另一腔调）

西耳草，
拴住了面包圈，
扔进了蜂窝眼。
刺猬草呀狼尾花，
毒汁草呀烦人花，
长得太密啦，
小心铁犁耙！

莱列娅·安妮卡（对加加·袁娜）小心别乱套了。

加加·袁娜（继续）

不怕太阳晒呀，
就怕水来淹！
不怕小伙子缠呀，
不怕炭疽，不怕邪！

不怕痔疮，
不怕肠痉挛，
不怕着凉，
不怕邪……

莱列娅·安妮卡 瞧，你乱套了！（继续念咒）

一头小公牛呀，
一头阉过的牛，
钻进森林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
碰见啥来就是啥！
小鹰去喝水，
翻了大水缸。
弄湿了小公牛呀，
弄湿了阉过的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停下的会停下，
没来临的会来临。

加加·袁娜 你也乱套了？我来吧。

莱列娅·安妮卡 咳，等等！（继续）

野菊花呀车前草，
青艾叶呀夹竹桃。

筛子密点好，
雨密了可糟糕！

加加·袁娜 哎，等等！你乱套啦，让我来！
莱列娅·安妮卡

宁可太阳晒，
也别水来淹。
碰了织布椅，
磕了屁股蛋……
牧场上，
热死你，
能烤熟老玉米。

加加·袁娜

苍天在上，
在上苍天。

莱列娅·安妮卡

烤熟老玉米，
大雨快停下……

加加·袁娜 (叹气)安妮卡，这差事真难哪！
莱列娅·安妮卡 谁说不是呢，加加·袁娜！可总得有人
来干这种下面的活呀。你没看见吗？人家见困难就

溜，就象小鸡见了鹞鵟似的。铁锨带来了吗？

加加·袁娜 瞧，那不是嘛。咱们在哪儿挖坑呢？

莱列娅·安妮卡 在哪儿还不都是水！（拿起铁锨开始挖土）哎哟，挖树疙瘩这活儿也够难的了。（笑）

加加·袁娜 （抱起一个泥人朝四方拜一拜）

东边吸来西边吸，
吸干雨水露平地。
北风吹，南风吹，
把云吹到九天外，
不要留下一滴水，
牛蹄子里也别存水。
雨快停呀，雨快停！
太阳快升起！
嗨，嗨……（用一只腿跳）

（对莱列娅·安妮卡）……你在干嘛呀？怎么不挖啦？

莱列娅·安妮卡 加加·袁娜，也该让我来念咒了吧。这坑真够大的了！我从来还没埋过这么大的雨水娘娘，早累的没劲啦。

加加·袁娜 咳！马上就有劲了。（笑）喏，拿去！（把泥人递给她，自己挖起来）你好象是在水里挖滑雪道。

莱列娅·安妮卡 说的对。你念到哪儿了？

加加·袁娜 念到“太阳快升起”。

莱列娅·安妮卡 （继续念咒）

大白鱠鱼呀，
你可别瘦了，
要长得象桶一般粗。
让太阳爹爹干爽爽，
永远亮堂堂。

第二景

〔老头背着块棺材盖上。

老头 帝王间讲和，结绳子捆雨。只要小心，万事大吉。
加加·袁娜 (扔下铁锨)可不如以前吉利罗。不灵验
啦……
莱列娅·安妮卡 谁不灵验了，嗯?
加加·袁娜 咒语呗。咒语一点儿也不灵了，哼哼，哼
哼……
莱列娅·安妮卡 老天爷愿意这样，没辙!
加加·袁娜 那可不!你还想穿针绣花吗?
老头 我看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叹气)唉!我也不
抱怨你们，年轻人。(放下棺材盖，注意到泥人)你们
在玩泥娃娃?真是瞎婆婆碰上瞎奶奶!你们怎么分
得清哪个是太阳爹爹，哪个是雨水娘娘?又怎么分
得清他们俩和你们俩?(坐在棺材盖上)这天也该放晴
了。

莱列娅·安妮卡 雨水娘娘不入地三尺，这雨是不会停的！

就跟我嫁不出去一样。

加加·袁娜 瞧这天，压根儿没一点放晴的意思。

老头 你们这会儿要妖术，好象能顶用似的。我倒担心往后再也不下雨了，什么庄稼也长不了啦。你们可别忘了把雨水娘娘埋在什么地方，到时候好挖出来。你们的记性行吗？

加加·袁娜 再说不吉利的话！（和莱列娅·安妮卡一起理着打结的绳子）

老头 咱们村子还真走运，有你们这两个老太婆能摆弄天气。要是村政府的人知道了，准会把你们派到别处去交流经验，免得老去求专家，嘴皮都磨破了。

莱列娅·安妮卡 我们赶上了，怎么着，你这快见上帝的人？

加加·袁娜 万一天气要倒个个儿，还得咱们俩来求雨，把它转过来……（笑）

老头 咳，我可再看不到你们系上树皮……不害臊地……跳哇，跳哇……（学她们）

巴巴噜哒一噜哒，^①

快把我们浇湿啦，湿啦。

大雨倾盆下呀，下呀，

淋湿一大群呀，啊哈，啊哈……

① 求雨时念的咒语。

莱列娅·安妮卡 (紧张地挖着)哎哟，我的腰疼死啦！趁
雨水娘娘还没把我们淹了，咱们得来点厉害的。我说，
咱们得把它堵住，就象《圣经》里说的堵住诺亚洪水那
样，听我的没错儿……(埋雨水娘娘)

加加·袁娜 咱们得踩严实了。

老头 嘿，一道阳光射着我了，瞧，在这儿哪，胳膊肘上……

莱列娅·安妮卡 你笑吧，笑吧，这雨可大的要命。

老头 要我说呀，这天……旱啦！

加加·袁娜 哎哟，你怎么跟人家拧着来呀！旱了？连影
儿都没有。

莱列娅·安妮卡 咱们把太阳爹爹放在这个好地方吧。靠
边儿！老头儿，滚一边去！你干嘛直挺挺地站在路上？

加加·袁娜 八成你想当太阳爹爹。(莱列娅·安妮卡和
加加·袁娜把另一个泥人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他马上
就要开口笑了。

莱列娅·安妮卡 露出他的玉牙。

加加·袁娜 (围着老头转了一圈)你赶集去了？

老头 那还用说！我买了个宝贝，可值钱了。

莱列娅·安妮卡 这木板倒挺漂亮，准备修篱笆吗？

老头 (双关语)嗯，我要搞个新的，窄点的。

加加·袁娜 唉，这会儿要是雨停了该多好啊！

莱列娅·安妮卡 (看看天空)云上好象挂着千千万万个水
龙头。

加加·袁娜 咱们村好象就在一个不断流水的屋檐下。

莱列娅·安妮卡 牲口蹄子都泡软了。

加加·袁娜 母牛奶头里的奶汁都掺进水了。你不祷告吗？（祷告）

莱列娅·安妮卡 （边走边转动着雨水娘娘）来点厉害的。

（对老头）哎，你闺女滑进三叶草里了？

老头 大肚子，有啥办法……

莱列娅·安妮卡 是啊，她还在外边过道里睡过觉，人们还浇了她一身水。

老头 可不！把她浇湿了好几回。她丈夫呢，老是扛着根棍子跟在别人后边转悠^①。可我闺女说：“就这样吧，亲爱的，既然我决定留在乡下，这也挺好吗！”

加加·袁娜 这闺女说的是真美，可是你什么也不明白。孩子们可爱她爱极啦^②，他们爱她，也就理解她……

莱列娅·安妮卡 如今的人呀，可不象咱们，把一些老话翻来倒去地讲……跟猪拱南瓜似的，甭想听懂。全变啦，圣灵节前的那个礼拜一，人家也不守斋啦，大斋也不管啦，什么都不管啦！所以这雨也停不下来了……

加加·袁娜 连我们的骨头都给泡软了，都变成软骨啦，你听见了吧。

老头 让我再看上一次象样的干旱该多好……让我看看那

① 她丈夫是军人，此处指扛着枪操练。

② 伊琳娜是农村教师。

大地干的发裂……知道吗，裂得象小鸟看到妈妈带着食来了就张开小嘴那样。向日葵蔫了，叶子也发黄了……那河谷里的裂缝啊，就跟地震过后那样……哎，就让我再看看那情景吧！

莱列娅·安妮卡 咳，你明天又死不了！对不起，你这不是挺硬朗的吗？（笑）

老头 明天？明天可不行！今儿是礼拜几？

莱列娅·安妮卡 礼拜二。

老头 那就下礼拜二吧！我们男人都是礼拜二翘辫子……

女人嘛……随便，没人管。你们女人就是这样。

莱列娅·安妮卡 咳，伙计，小心我们把你扔到井里去，反正是一口没用的井，就象用麻绳拴个面包圈那样扔下去。

加加·袁娜 摔成碎块，喂蛤蟆……（笑）才不跟你罗嗦呢，就这样我们也够老的了，我的天呀。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这儿咔咔直响……

老头 （扛起棺材盖要走）那么说，就礼拜二啦。

加加·袁娜 下礼拜二，等太阳从西边出来以后。

莱列娅·安妮卡 哎，老头儿，等会儿，大叔！让我们在你的棚子下边躲躲雨吧。（拿铁锹）

老头 快点，我忙着哪……要不马上就到礼拜二啦……

加加·袁娜 我还得在娘娘上头跳一跳（在埋泥人的地方跳起来，念着咒）

一只脚穿鞋，
一只脚光着，
走哇，走哇，
坏啦，坏啦。（跪下）
用苇秆量量，
坏啦，坏啦。（又跪下）
看看流水，
流水湿身，
坏啦，坏啦。（磕头）
刀口上喝粥，
疼得没法；
床上筛面，
呛得咳嗽；
一切的一切
都踩在脚下，
坏啦，坏啦。（磕头）

老头 快点儿。你告诉它晚上别把勺子忘在钵子里了，要
不它该睡不着啦，哈哈，哈哈。

加加·袁娜 等我放你的时候，你再出来！（困难地往前追
赶另两个人）

老头 （扛着棺材盖，象个大屋檐似的，两个老太婆在下面
躲雨）不要让别人知道是你们锁住了乌云，把云聚集起
来，惹出了麻烦。到这会儿为止，你们守着什么来着？

莱列娅·安妮卡 (叹气) 天哪, 可别怪我!

老头 就是你拚命拖住了乌云……慢着, 伙计! (放下棺材盖, 责骂她们俩) 你们还要倒着念咒哇? 小心别把这坏天气更惹火了……

加加·袁娜 你别再跟在猫屁股后头喝啦, 要倒霉的。

莱列娅·安妮卡 (打喷嚏) 哎哟, 可了不得!

加加·袁娜 你怎么啦?

莱列娅·安妮卡 有点茶就好了。可这位是个铁公鸡, 一毛不拔。

加加·袁娜 你试试……听说过吗? 用埋了七年的马尾草根……再来点泡菜花……再来点……泥灰, 就这么一铲尖就行了。(笑)

莱列娅·安妮卡 别胡诌了, 袁娜。这喷嚏也许是好兆头哩。

老头 当然是好兆头……哪能坏呢? 咱们得小心别着凉。

加加·袁娜 咳, 大地对我们太冷淡了。

莱列娅·安妮卡 唉, 快扛起木板吧!

老头 (扛起棺材盖, 老太婆们又在下面躲雨) 嘿, 变得可真沉啊!

莱列娅·安妮卡 哎, 蠢货! 你这是在干嘛呀? 别摇晃了……水都顺着屋檐流到我头上了。真是的, 把我的头巾垫圈都弄湿了……

加加·袁娜和莱列娅·安妮卡 雨停啦! 雨停啦……雨停罗……